郎潛二筆

燕下鄉脞錄卷十五

鄞　陳康祺著

太祖高皇帝自天命元年丙辰建元以後益勤勞國政廱問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天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訓誡國人以議政五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務國人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政大臣覆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或有冤抑令訟者跪

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

上達國內大治蓋敷教明刑其難其愼早具

帝者規模矣

初葉赫貝勒揚吉砮識

太祖爲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

太祖曰汝欲締姻盟盍以年長者妻我揚吉砮曰我非惜長女不予恐未足稱嘉耦幼女容儀端重舉止不凡堪爲

聰睿貝勒配耳

太祖因聘焉是爲

孝慈高皇后誕生

太宗文皇帝

堯門軒渚代緒遙遙

聖女來歸實啟萬年靈長之祚蓋非呂公賓殺輩僅識

英物者所能等觀已

太祖削環境諸國均已俯平境內所產東珠人葠紫貂黑狐猞猁猻諸珍異之物足備服用明國亦遣使通好歲以珍幣聘問爰於撫順清河寬甸靉陽設四關口互市以通商賈而長白山之鴨綠江路尚有抗阻

太祖乃遣兵招撫之盡收其衆時辛卯年春正月也

太祖擊敗葉赫哈達等於古哷山一役九部合兵分三

路來侵
上遣武理堪往偵由東路行百里許度嶺羣鴉競噪若阻其行者欲還鴉乃散再行鴉復噪飛鳴撲面幾不能前武理堪異之馳歸以告
太祖命由扎喀路向渾河部偵之亟馳往果見敵兵
太祖聞葉赫兵來時已夜半恐我軍昏夜出致驚國人傳諭諸將旦日啓行遂就寢甚酣妃富察氏呼
上覺謂曰九國兵來攻何反酣寢耶豈方寸亂耶懼之耶
太祖曰我果懼安能酣寢吾若負彼天必厭之安得不

懼今我順天命安彊土彼不我悅糾九國之兵以戕害
無咎天必不佑也安寢如故次日祝告
堂子以行果獲大捷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鎧甲千副
正正堂堂以整以暇而破九部三萬之衆自此軍威大
震遠邇慴服矣
王壯武公鑫由湘鄉團練起勦賊楚粤江西紀律整嚴
機神敏妙屢建大功賊衆駭懼至有出隊莫逢王老虎
之謠公幼英毅自隸羅忠節門下始折節讀書治軍以
訓練爲急所部壯丁習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經四書轉
相傳誦每營門夜扃書聲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爲村

勢也軍麾所至輒以忠義風動其民能使頑懦感悟江西撫建各屬士民稱爲恩人呼爲青天臨戰則自相糾集負戈裹糧候公指撝蓋儒將之效至此嗣公以積勞卒於樂安軍中年僅三十三天下痛之

今相國左公與撫部劉公蓉先後參駱文忠幕府贊畫軍謨料事切中人皆稱爲諸葛劉公後任蜀藩綿州之捷賊中亦有賽諸葛之稱壬戌八月賊渠李泳和竄踞犍爲之龍孔場楚軍圍攻累月未克駱文忠檄公親往視師至軍四日克之縛逆魁俘其黨五千餘人皆駢殲焉當公初至賊即自相驚曰賽諸葛又至矣遂無戰志

拔公在奏答布相國書詳論時事謂武侯所遇尚未甚今日之不幸篇末並有蒙以武侯一席相讓所不敢當謹以奉覆之語知二公亦皆以諸葛互推矣詳見公養晦堂集

舊制臺灣鎮道得奏事臺灣鎮爲掛印總兵王命在焉每決囚道至鎮署會鞫行刑奏事列銜道居鎮後決囚坐次加之上元葉撫部世倬爲臺灣道請坐次不合力爭奏事亦由道主稿他鎮武人悉聽之都統音登額爲臺灣鎮時兼攝吏治閱道中稿嘗有商改遂爲葉所銜道光初年葉公方大用

陛見奏公有微詞

上猶念公功第改鎮天津而已見姚石甫識小錄康祖

按

本朝定制司道本可奏事不特臺灣道爲然鎭道皆二三品大員坐次列銜分應先文後武且武臣專閫未必皆如音公嫻雅奏摺主稿亦自以道員爲宜此制不知今若何友人張奎垣軍門方鎭臺灣惜客歲入都未一詢之

威勇公額勒登保討白蓮敎時繼福文襄爲經略賊甚畏之每戰張左右翼以降賊居左張紅旗鄉勇居右張白旗皆爲前鋒賊望見紅白二旗則羣相驚曰額爺兵至矣皆奔公既善用兵尤喜以身先士卒臨陣輒以兩

人肩竹兜乘之銃礮矢石常從肩耳過左右失色公不少避督戰益力尤嚴操守賞士不惜萬金而不以一錢自奉倚撫饋遺一無所受用兵歲久諸將無不蓄貲財凱旋過盧溝橋雖名將如徵侯亦輜重纍纍公獨蕭然行李一騎負一襆被而已

額威勇初有一子爲侍衛卒公方治軍得書不言亦無戚容中夜歸帳乃哀明日治事如故回京後復生一子

上賜之名甫數月而公薨

上親臨賞取公子置諸膝上

命襲封逾歲亦卒康祺竊謂

仁宗之於公恩誼綢繆直不啻家庭骨肉公歿無子未
免命
九閽之軫悼然以公忠貞果毅誠貫天人
清廟分配饗之榮專祠有遣官之祭豈若馬醫夏畦之
鬼必待子孫薦食哉或曰公久在行間誅戮太過其然
豈其然乎
額經略征教匪時獲賊男女付有司訊供由督長過堂
開單呈經略初分三等定罪賊目以上凌遲持械拒敵
官軍者斬被擄者釋遣而愚民被脅者大抵嘗拒敵居
多經略悉誅之不赦諸將屢哀之始下令從賊不及三

月免死遂多全活然亦有曲爲開諭而自甘就戮者不
少蓋爲邪說所中竟無術活之也其頑可憎其愚抑可
憫已

雍正中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
上問張文和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
理者矣遂能其議康祺按公言良是但不知宋元以前
制義未興大學中庸何以久列禮記中論語孟子二書
何以不廢且宋元諸儒講求義理至精皆在制義取士
以前而四子書無人不讀

乾隆四十八年有俄羅斯人四十餘戶由科布多投誠

求內附奉

諭撫慰按戸賜予口糧令其回國今邊界居民乃有願

隷俄籍者俄雖外夷亦甯追念

天朝之寛大也

姚石甫識小錄云衢州人言陳總河鵬年始爲西安令

行鄉徵糧至徐忠莊公言祠徐氏子孫張公像陳爲之

避坐更至留氏祠留氏亦張夢炎像陳見之大怒仆像

於地杖之二十先是留氏子孫猶盛多輿者自杖後留

氏遂敗乃無入庠者按恪勤此舉未見他紀載其嫉邪

崇正足爲士民勸懲曌綬翩翩已緯有名臣風範矣

德州李源星來順治丙戌進士授河間令有能稱罷歸爲人和易謙退好讀書至老不倦於古今河渠漕屯兵農諸事討論尤精濟南府志稱源歸里後築退庵因以自號植花竹購圖書善談易數崑山顧先生聞而歎曰今之管輅也按亭林稱源爲北李家一

羅壯勇思舉初征白蓮敎後平永州苗爲嘉道兩朝赫赫然名大將籍四川之東鄉少亡賴數行竊令捕之杖斃棄諸野中夜而蘇匍匐至一老嫗家周之乃改行投身軍營驍勇冠絕儕輩遂歷保至專閫

錫封子爵當趙金龍之亂羅受命與總督盧公坤往平

之賊已困將擒矣時
宣宗以尚書宗室禧恩來督軍未至諸公議待禧至羅曰圍久師怠賊必遁糜餉可惜遂違衆一戰殲賊且盡禧公爲親信重臣督撫以下皆降屈爲禮怒羅之不待也盛氣陵之羅不爲屈且面折之曰諸公貴人多顧忌羅思舉一亡賴耳受
國厚恩至提督惟以死報不知其他禧甚怒而無如之何羅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諱並請文人歷敘其事洵奇男子也按魏氏聖武記云思舉忠孝人也其始軍中莫知所自來及爲副將自撫川陝湖北各州縣緝積案數十云所捕劇流羅某今已爲國宣力其母復株連世始知其前事與此少異一

羅壯勇改行後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過門曰有方可救但得錢三十千乃能配藥羅自念貧窶安得三十千錢語其妻曰吾病且死汝亦餓死耳苟鬻汝得錢買藥則兩活矣妻不可强之再三泣而從之病果瘳羅既官游擊乃遣人訪其妻以重金贖還爲夫婦如初報其鬻身救夫之義也此事不足訓然以視少共艱苦既貴而厭棄其糟糠者其厚薄之區殆不可以道里計天生豪傑磊磊落落安得以道學家之律繩之

處州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名端木舍人國瑚產是邑生而神貌肖之其大父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

日鶴田舍人晚歲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太鶴先生當阮文達輶軒兩浙得舍人以誇示同朝曰吾得靑田一鶴矣由是聲聞天下及嘉慶戊午登賢書明年文達佐朱文正主會試闈中相期以得鶴爲至幸鶴竟不翔後三十餘年君已官於朝文達適自滇黔覲京師遇君郊外與之醉酒文正墓猶言疇昔闈後文正以失鶴爲嗛悃悃者至數月也是年癸巳三月文達方陛辭

宣宗留之入會闈錄異才三數人君始在選朝士驚咤曰褷褷老鶴尙能高飛耶君遂於易汪文端曹文正曾

交薦之又嘗
召相吉地
賜中書加六品秩俸未滿即求去生平辭縣令至再杜
門著書談易而外無他嗜好矯首雲路斂翮山阿皓質
清姿飲啄不苟若君者可謂自愛其羽毛矣
嘉慶十一年戴勤敏公充湖北鄉試正考官榜首劉學
霽試前夢至一處有古衣冠者上坐傍一人指謂曰此
汝師也問上坐者爲誰曰鄭康成醒而異之既獲解謁
勤敏與夢中所見面貌無異因自述其異是科第二名
徐躍元日所夢亦同二人一孝感一蘄水相隔數百里

異事也

嘉慶二十五年會試當塗尚書充正總裁入闈時夢兩廣總督阮公元來拜並贈貂裘一領及傳臚後始悟阮公字伯元以姓與名字合之恰爲三元而阮字偏傍又爲陳姓之半阮督兩廣三元隸廣西貂裘則翰林所著也又陳中解元時本名守譽會試前夢報已中二十二名名陳繼昌二十四名則陸名沅報者云二十四名亦係汝醒而悟其祥因改名及入場至號舍所坐乃二十二號問二十四號果陸沅也榜發俱中式陳竟得三元始悟沅字水傍三筆爲三元兆陸字亦得陳姓之半也

此與前一則均採勤敏年譜按名場吉兆屢見世俗因果之書即夢中豫讖座師紀文達筆記中亦有是事可見崇科美第在鬼神亦殊異其遭逢特人不知自重科名事業文章絕無表見則亦草亡木卒已耳

國初高士蕪湖蕭雲從尺木工畫山水人物具有北宋人遺軌閉門著述品格亦復高峻乾隆甲午四庫全書館進尺木所畫離騷圖

高宗命館臣爲補天問以下蓋尺木所未圖也又題其山水長卷詩云四庫呈覽離騷圖始識雲從其人也羣稱國初善畫人二王（翬 原祁）惲（壽平）黃（鼎）伯仲者二

王惲黃手蹟多石渠所藏屢吟把蕭則石渠無一藏侍
臣因獻其所寫詩凡二十六句仰見
聖人愛惜人才雖荒江野老一藝之長身後猶蒙甄錄
著之
天章尺木可不朽矣自尺木畫邀
宸賞江南大吏好事者遂訪其蕭家巷老屋遺址猶存
其所著易存杜律細若干卷亦收四庫存目中惜後人
僅一擔水夫老病不足自活噫
嘉慶十年歲在乙丑十一月黑龍江將軍觀明獻白雉
一籠表請

宣付史館以昭瑞應
睿皇帝謙德不居
詔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爲瑞僅
敕令內廷諸臣賦詩紀之按孝經援神契春秋感精符
咸以白雉來翔爲祥徵慶既自越裳進獻而後漢唐舊
史亦復侈陳至哉
聖人直軼周成而過之無論後世矣
嘉慶五年冬卓里克圖親王拉旺進白鷹科爾沁達爾
漢親王丹忠旺布進海東青
上召畫工各繪爲圖

命供奉內廷翰林分賦之

陳恪勤公守江甯爲總督阿山所齮將入獄神色逌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鏁而行其鎮定如此公宦蹟所至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貢後人租徭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游焦山遣人泅水出瘞鶴銘爲亭覆之世知公藎忱直節理學儒臣而不知其風雅復如此

陳恪勤之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

其值問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檻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
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
署姓名問撍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蓋隱
君子也
彭文勤公之先德補堂宮贊廷訓嘗拜
聖廟御銘松花石硯之
賜及文勤值南書房
高宗復以松花石硯
賜之亦經
聖廟御銘者時謂之雙硯合璧公因畫

賜硯圖以慶遭遇公在乾隆朝所受歲時例賞文房珍物與衆共被者不可殫計其被
特恩專賜亦有二硯一爲進重排千文所
賜鳳沼澄泥硯本秀水朱氏物一爲編類千叟宴詩册所
賜仿宋榮蒞雕龍端石硯文勤尤珍襲之與合璧一硯同皮以詒後人至公孫邦疇繼美爲詞臣理可得硯然以遺命世世傳大宗遂歸硯於湖南知縣邦時
國恩門緒永戴光榮片石璆然與彝鼎寶珪等貴矣
道光元年六月黃勤敏公悼亡越二日

宣宗即命軍機章京戶部郎中趙光祿齎
朱筆宣慰
諭云伉儷之情自難強抑然卿已逾七旬氣質非十分强壯者可比矧天時暑熱祇可於無可如何之中節之以禮切勿有過哀傷總之國事為重倚任方深務加意自重永保康彊佐朕以襄上理勤敏北鄉頓首感極涕零次日即入
朝內直如故康祺每誦
列聖諭旨於二三耆舊室家憂樂之私略分言情體恤微至實有平交親串所不逮者

泰交一德之契靡復加茲已

左恪靖侯請以桂廉訪超萬政蹟宣付史館初筆已述之矣廉訪晚年以避寇至閩徐清惠公樹人檄署福建按察使蓋諗其方廉彊直破格舉之也廉訪任事後綱紀大張百僚畏懾惜年已篤老遽以疾終方大漸親起握筆馳書恪靖嚴州營次滔滔千百言皆吏治兵事之要並云軍中疾疫繁興當請於

上帝誓爲神荼啖食厲鬼其遺書字體端勁無一筆潦忽而計至之日果陰霾烈風山鳴潮立隱隱若有大冠絳衣乘雲氣而東走僉曰廉訪桂公之靈也蓋義膽忠

肝英魂毅魄正氣所聚神明不淪是說也世之談巨能者或誚以爲誕康祺愚陋則固深信而無疑

咸豐三年六月武昌不守署按察使糧道唐縣李歐齋公卿穀隨藩司剛介公岳興阿臬司曹公懋堅殉難李公之死自縊於寓館之後樓屬官僕從數輩亦同死賊目踞其室每欲登樓必有異香襲人頃刻頭痛欲裂遂封閉之公子武愍公孟羣時由廣西即用知縣積功至道員聞變後嘗膽枕戈誓不與此賊同戴日月自湖南勦賊至湖北從胡文忠公克復省城武愍先縋而入僅匍尋父屍至寓樓見髑髏白骨縱橫布樓上獨愍肅屍

而邑如生豪髮無損泣血殯之陷賊居民復爭述其靈異如此文忠以入告焉後武愍署皖撫殉廬州之難營破猶持矛屹立圜牆厲聲高罵手刃悍賊數名力竭死一門大節青史長留祠廟巍峩楚皖士民椎牛釃酒以祭者至今不絕又按庸閒齋筆記稱武愍有妹名素貞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武愍討賊楚北女在軍中戎裝畫策累建奇功武愍嘗被圍十餘重卒將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鎗林礮雨中突圍殺賊獲其兄以歸甲裳均赤賊衆驚爲天神後胡文忠攻漢陽城堅不下女與武愍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血戰死年二十餘耳此事惜不見他書當非一無依據忠孝家風蔚被閨閣紅閨碧血允宜祠食崇報

他塔喇氏莊毅公裕泰歷大圻六七行省鋤强去虣

匪醜必禽所捕邪徒梟販姦宄重囚歲以數百計崇陽逆民鍾人杰新甯逆民李沅發即公督湖廣時所勦平也初公由藩臬入佐兩京刑部持法寬平世頗疑公擢封疆後稍更其素康祺按公爲督撫政道光季年承平日久綱紀闊疏內地亂民已萌蘗公蓋亟思以法合整齊之而不意其身之遽沒而羣盜亦遂蠭起也

裕莊毅公髫年即補官學生考取繙繹中書家貧也日趨內閣必徒步李太夫人與錢買小食每歸多不用其淸儉爲世所罕故旣貴顯於民生之困苦莫不洞知而自奉菲薄澹然如老書生

軍興以州縣殉節者不可枚數而上元縣劉公同纓烈聲最著公初權吳縣善捕盜移治上元兩年尤得士民心咸豐二年聞武昌警嘗上防江策於總督不能用自九江師潰總督喪氣歸布政祁公憂憤疾篤公羅掘得五千金穀二千石爲民倡儲粟運石修火械召義民登陴力捍三年正月至二月守十餘晝夜不稍懈地雷陷城突入賊數百人公揮衆戮之城復完賊緣梯而上如蟻集衆寡遠不敵守者驚散公還署殺二妾朝服坐堂皇賊望見顏色懍然皆嘆曰若好官吾儕勿相害也公大罵躍入署後潭中以死後潭旁每夜見神鐙旗旐賊

甚怖之相傳公智深勇沈志節遠大駡賊而賊不忍害
賊且知公好官矣而柰何防江策之不見用也
長洲之文累世儒雅待詔之書法三橋之篆刻世寶貴
若球璜至文肅公震孟復以經綸氣節領袖東林事載
前史無庸贅矣八
國朝文肅之孫處士君點又負盛名詩古文辭書畫金
石咸不失高曾矩法執親喪三年止酒徹肉晝夜居廬
服除祀事惟謹朔望肅衣冠拜宗祠遇祭日雖風雨必
返祭仲父秉授命家產破落君乃怡然依墓田以居兄
然爲逋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薄游京師有貴人

欲以國子博士薦君力辭引去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君恚曰僕非畫工安得受促迫擲金於地其人再請不顧嘗舍蓮涇慧慶寺湯文正公撫蘇屏騎訪之問爲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邱采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文正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存田三畝何以給饘粥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以千金爲君壽請通姓名於文正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貧之若既傷惠吾復傷廉矣取爲亭戶慙而退康祺按世多重君翰墨謂衡山三橋子孫耳君所不愧爲文

氏子孫者獨餘墨也歟哉君字與也
康熙十七年仿唐制開博學宏詞科四方之士待
詔金馬門下率為二三耆臣禮羅延致其客益都相國
馮公邸第者尤極九等上上之選都人稱為佳山堂六
子蓋錢塘吳君農祥仁和王君嗣槐海甯徐君林鴻仁
和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也時益都
預讀卷卷不彌封人謂六子者且並錄及
命下奇齡維崧入史館而四子者皆見遺惟嗣槐因年
老
賞內閣中書乃歎馮公之無私尤服諸君不肯干進也

徐徵士林鴻善鑒賞別書畫僞眞兼善飲嘗過顏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其大戶出靁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徵士進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徵士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

汪鈍翁編修居堯峰以古文自矜異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恆面唾之同時尤西堂以檢討告歸家居距堯峰不百里延接後進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有求必滿其意年少略能弄翰獎飾不倦故人咸畏縮堯峰而樂西堂之和易也然而堯峰之道尊矣

無錫嚴蓀友宮允秋水集詩文與竹垞次耕輩埒名書法亦入晉唐之室善繪山水仙佛花木蟲魚靡不曲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色射目觀者歎美以爲古畫家所無

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諸書爲南豐劉觀察衡慶光之際任四川牧令時所作觀察政聲茂著言行相符近已奉

諭入史館循吏傳中　按四川廣東均請以衡入祀名宦祠　允之其事蹟宜付史館則由

同治中四川學政楊秉璋疏請其歷官任內於大堂旁懸鑼一面號達情鑼令有冤抑者擊之即出坐堂皇立爲聽治民用是

感之尤深到今劉人鑼之名西川父老猶傳念不置於

口

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德淸胡朏明先生渭撰平成頌并所

著禹貢錐指獻諸

行在荷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皆以爲榮後閻潛邱垂老八都諄諄以求
御書爲言蓋深羨朏明之遇也
咸豐四年粤賊據揚州諸將帥圍攻之賊守堅不能下
乃奏請決湖水以灌之
文宗皇帝手詔答曰揚州可緩取無并傷吾百姓也後
揚州亦卒復
聖人之愛民深矣
聖祖不飲酒尤惡喫煙溧陽史文靖海寧陳文簡兩公
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
聖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

賜以水晶煙管偶呼吸火燄上升爆及唇際二公懼而不敢用遂傳

旨禁天下喫煙蔣學士陳錫詩云碧椀瓊漿瀲灩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即紀此事一

吾鄞文獻世家宋元之世如攻媿樓氏清容袁氏藏書之富冠絕一朝明代儲藏家則天一閣范氏至今猶甲天下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

本朝繼范氏而起者首推盧氏靑厓先生址詩禮舊門自少博雅嗜古尤善聚書遇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

籌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讐校搜羅三十年得書十萬卷摹天一閣爲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也同時越中有召弓學士里居不遠與青厓同宗同嗜好亦號抱經於是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按抱經樓書粵匪亂後爲商人楊某所得先叔父魚門太守勸還故主今已自南村歸北村矣盧氏後人歲於曬書日祀楊以酬楚弓趙璧之惠可云古道

江甯嚴冬友侍讀長明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閣學舉子夏二字命對即應聲曰亥唐閣學大奇之謂方侍郎及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

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學以大成

燕下鄉脞錄卷十五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六

鄞　陳康祺著

王白田先生編輯朱子年譜去取精審於年月先後尤斷斷少壯精力專注一書世稱先生為紫陽功臣不誣也先生性介澹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後雖以薦起特授編修侍值華要而先生無日不以山林為志既丁母憂蒙

世宗皇帝賜內府白金佽喪葬踰年入都謝恩遂以老病辭時年僅五十餘耳歸田後杜門著書嘗

路貴人皆前時
禁廷宿侶未嘗以竿牘及之即故人天上偶落雙魚亦
未嘗以寸牋答覆也先生名懋竑寶應人一
歎吾老人生海寧居海鹽留心浙江海塘垂五六十年
捍禦修培堅守古法當事極倚重之老人陳氏名訏字
言揚官溫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方伯
世倕以河南按察使入
覲蒙
世宗垂詢年齒履歷
御書松栢堂扁額並

賞人葠貂皮盌紬諸品俾歸遺其親

諭云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老人感激

聖恩遂有是號

仁宗之於朱文正禮數逾涯恩榮終始前輩紀之詳矣

公歿後數年公姪錫爵方爲山東藩司而山東學政黃

勤敏公亦文正昔所特薦也

仁宗批勤敏謝恩摺云朱錫爵才勝於德汝應念石君

師傅之舊恩時加訓戒毋忽并令轉諭知錫爵令其回

奏

御筆於石君二字上空一格

聖天子之尊師念舊歷久不渝有諭教之責者宜何如之捫心自效與

黃勤敏公自道光六年七十七歲蒙恩予告十八年戊戌循特賜人葠八兩飭公子祠祭司員外郎富民赴樞廷祗領並奉手諭云江湖阻隔倏爾數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假葠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轉瞬明秋特頒慶賜卿其善自靜攝朕欣待之也蓋次年八月爲勤敏九十生辰

聖心已先計及之公跪讀祇領感泣至不能起立康祺按勤敏年七十時在都蒙仁宗賜𩔰賜銅佛玉如意及珍玩大緞諸品公致仕後逾八十九十均蒙宣宗賜御筆匾聯及諸珍物令其子祇領寄家三次賜壽者臣罕有之榮也

舊例禮部主客司歲額六安州霍山縣進芽茶七百斤計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兩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摧茶者則六安州學正也聞是役在昔頗爲民累竊惟京華人海百物充牣

聖人愛民如子他日封疆賢大吏必有奏請免進以蘇民困者

武進臧鏞堂在東經師玉林孫也受業於盧召弓學士

經史小學精審不苟殆過其師每歲除夕陳所讀書肅衣冠而拜之故又字曰拜經葢慕其遠祖榮緒庚子陳經之故事也其弟禮堂學亦深篤持父喪白衣冠而處不與人見

郭頻伽名麐吳江才人嘗以水村圖索人題詠同縣女士汪玉軫題之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村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伽乃倩奚鐵生補爲萬梅花擁一柴門圖以代前軸亦可謂風流好事矣

乾嘉閒元和三蔣伯莘於野仲徵蔚蔣山季夔希甫皆

工詩人各一集殆乎王謝家風矣蔣山尤淵博治經史小學兼通篆籀著述甚精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弱冠游浙江阮文達公一見傾倒留之學使署約爲兄弟之交公復序其經學齋詩謂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阮文達視學浙西賞石門吳曾卯之才爲易名曾貫吳善五言長律時修表忠觀新假成命之賦詩吳用八庚全韻爲五排不遺一字於工穩中時露神韻公因稱之曰吳八庚試杭州時新製團扇適成紈素畫筆頗極雅麗遂以仿宋書院製團扇命題詩佳者許以扇贈錢唐

陳雲伯大令文杰纔爲諸生賦詩最佳卽以扇與之人稱爲陳團扇文達久官吾浙其識拔寒畯憐才雅舉不勝書此二事絕相似且並紀定香亭筆談爰類次之

陳方伯奉茲貧人倫鑒於海內文儒老學莫不識其姓字而知其所長嘉慶紀元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直省名單至方伯與友人書曰

皇衢大亨賢人道長特科妙選竟得三君東南人望盡於此矣三君謂江蘇錢大昭可廬安徽胡虔雒君浙江陳鱣仲魚也或曰安徽當以程瑤田易疇爲第一而胡君亞之知言哉

是年吾郡舉孝廉方正六人鄞袁鈞陶軒工詩古文專治鄭學於鄉邦故實尤多掌錄立品方嚴爲時儀表慈谿鄭勳簡香博核多藏書門法儒雅定海李巽占有孝行授徒某姓不食館餐蓄其家貧歸侍母同食番薯不忍獨飽稻肉也又嘗受富家課子聘知友人方謀𠂷力辭之終受館穀之贐者他行類是是年舉主阮文達也可見上有賢大吏下有賢守令堂堂紀元特科何至不能得士

康熙朝鴻博科讀卷諸臣照前代制科分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判作四等折卷日

上問有不完卷者何以列在中卷蓋嚴繩孫僅作一詩也衆對曰以其文詞可取也

上又問上二卷內有驗於天者不必驗於人語無礙否蓋彭孫遹卷也衆對曰雖意圓語滯無礙

上又問賦首有或問於予曰中有唯唯否否語豈以或指朕予曰指耶蓋汪琬卷也衆對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實指也以上見制科雜錄

上問詩中有云杏花紅似火菖葉小於釵菖葉安得似釵蓋朱彝尊卷也衆對曰此句不甚佳

上曰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以上見詞科摭言

上又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賦韻且不論即詩韻在取中卷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宮字者（潘耒卷）有以東韻出逢濃字者（李來泰卷）有以支韻之旗誤作微韻之旂者（施閏章卷）此何說也眾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弦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

上是之（以上亦見雜錄）可見當時法律之寬

聖心愛賢之篤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相國之芳年老跪地華亭高太

常層雲時官給諫抗章彈奏云天潢貴胄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天子禁門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 按東華錄紀康熙二十七年有給事中高層雲疏參大學士王熙向康親王傑書等跪語王俱坐受一揖與此則引鶴徵錄者少異未知同事異傳抑別一事也

選庶吉士改編修同在一年者世已罕見乃竟有先授編修後選庶常在數月中者仁和沈筠開平上海錢金甫越江康熙大科旣膺薦舉又同中戊午巳未鄉會試

三月

御試授爲編修五月選庶吉士復並列其名三閱月中

再入詞曹士林以爲絕無僅有之遇

施愚山分守江西政聲藉甚時論以爲不日當開府忽

遭東閣蓋安邱劉相國正宗當愚山持節山左時有所

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然益見愚山之不畏彊禦矣

毛西河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負才任

達善詩歌樂府塡詞所爲大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

騷激之意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悽悅又能吹簫度

曲游靖江當壚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西河謝曰彼

美不知我直以我爲狂夫也徑去見施愚山所作毛子傳康祺按西河少年落拓江湖無復繩幅鮎埼外集痛詆之他書亦多訾議是舉拒奔女於旅肆尙不失爲君子之行特蒙難出亡對酒家婦吹簫按節其人去狂且幾何況既知引避又復以彼美之姓氏里居播告朋輩則仍西河之所以爲西河也

國初儒者連城張先生鵬翼篤信程朱銳意問學自治甚嚴整終日端坐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游不內寢動必以禮嘗曰考亭易簀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

且耄也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先生之教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閭按先生與林赤章童玉鉉李錕峯董若水四君友善號曰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獨結屋居山之深邃處晚年與長江黃龍陽聲游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耿逆僞將軍劉應麟聞先生諳琴律劫至郡强使鼓之先生白衣抱琴不彈應麟知其難屈卒釋歸凡此淵源事迹亦它日纂新泉學案所必及者爰附錄之

嘉慶六年辛酉例舉大挑時

仁宗以畿輔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適甘雨應時

上喜極傳

諭賞本日挑取一等舉人葛紗各一匹

後鴻博科吾浙方聞博學之士浙東推謝山浙西推堇浦猶康熙大科之有秀水蕭山也康祺少時則聞堇浦負謝山於死後而未得其詳頃讀先師徐先生煙嶼樓文集有記杭堇浦一篇謹節錄之曰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拔爲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閒言也既而謝山膺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堇浦同時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修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饋時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則網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不聽

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責堇浦堇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既卒其弟子如蔣樗菴董小鈍諸君念其師執友莫堇浦若乞之銘墓堇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久無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堇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君視其目有鮚埼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莫解所謂細繹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大驚怪世所先生言爲太過者試一考全杭文誼並取此序斟之又徧觀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已作者六七篇於是知堇浦貰死友而不知其貰之之故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菴始恍然大悟

其後樗庵弟子有抄鮚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樗庵見之大怒乃手記堇浦負謝山始末於序後而此書後歸徐先生故先生詳述之如此樗庵固不妄語徐先生亦不輕詆前輩者且堇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其文集中考据論辯之作頗與鮚埼相出入然則才如堇浦竟有文無行至此亦可嘆矣按他書稱堇浦性嗜博夏月袒小衣入茶肆與里小年游譁叫拍張各不相識適學使者過見之頷而去衆驚問則曰我衙門中後輩也同博者始知爲堇浦觀此則堇浦之行檢通侻本與謝山異趣愛其才而與之比仍謝山之過也

河工之築壩護隄以塼代石自栗恭勤公始是後每有大役碎石塼工用大減數年省官銀百三四十萬兩

而工益堅自奏爲定例省費更不可訾算矣然公於河實殫竭心力體驗入微平居河勢曲折高下嚮背皆在其胷臆中或報水漲隄將壞公曰無妨或隄去水遠公曰水將至矣急備之果如公言衆乃大服任事五年河不爲患官吏皆慶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河決祥符公卒一年南岸決逾年又決然則豈非人事哉

錢唐吳清皋淸鵬穀人祭酒第六第七子也兄弟學生按以先生者爲兄從質家言淸才雅趣得筆得文淸皋以孝廉授中書晉階侍讀考御史第一未及補擢守江西之撫州

宣宗召見曰汝師傅吳穀人之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世世以爲且大用乃自撫州調南昌僅一攝吉南贛甯道再攝鹽法道事卓異入都道卒清鵬以高第歷職清曠自放於詩酒終順天府府丞所遇閒劇不同而官皆至四品再世仍隸仕籍人遂謂以生年月日推富貴壽夭其說果不甚誣而不知祭酒之遺澤遠矣

道光朝士無不知湖南有海秋湯鵬者海秋二十成進士二十補御史意氣蹈厲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尙書　叱辱滿司官事在已奉
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原官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

海秋憤不得言事稍條上尚書轉奏策夷務善後三十事嗣西夷求改關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條人以是服其精淬湛部曹不得志退而著浮邱子一書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開設形勢尋擿要眇凡九十篇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讀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年僅四十餘卒康祺按海秋生胡文忠同縣曾文正官京朝時嘗與海秋爲深友中有違言文正頗自咎設天假海秋以中壽人事磨鍊才學器識當益醇粤逆事起戎幕需材展轉汲引未必不躋

中興勳輔之列年少氣豪銳意世用一蹶不自克卒摧

頹鬱塞以死悲哉

吳江吳兆騫漢槎嘗與二三朋好同出縣東門意氣岸然不屑中路忽顧汪鈍翁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傍人爲之側目此所謂名士習氣也康祺憶戊辰春闈後從先叔父兵部公散步虎坊橋適某相乘轎過車馬繼沓飛埃滾滾咫尺迷濛余舉扇自障曰冗規塵起汙人先叔父回首斥之云名士習氣切不可學因漢槎事棖觸先訓敬誌之以自箴

陳碩士侍郎家本素封以諸父輩仕宦中落侍郎自御史回翰林原銜門貧益甚人勸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

又爲人容奈何一日有貸於友人至則弈棋賦詩盡日暮忘所事而返後驟遷至閣學

宣宗諭之曰汝非有保舉人朕知汝靜退有操守進汝官

天褒五字可爲侍郎一生定評矣

道光十五年江甯鄧督部廷楨受

命總制兩廣自安徽入覲時公同鄉官京師者公子子久編修外幾二十人公未明入

朝出答賓客之造請及暮歸寓館與鄉人述故老逸事商論文史辨訓詁音聲於三百五篇詩剌取聲韻雙疊

者左右逢原如取物筐篋中人皆神開意新日聞所未聞臨別鄉人爲繪宜南夜話圖張之以詩此雖小事然作宦數十年以耄耆老宿與後生分席談經非記誦博洽者不能作容十餘日以封圻貴官與鄉里通宵話舊非神氣閒定者亦不能

合肥前相國李文定公在位數十年尤篤於人物如李太史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諸君公爲學士時薦以應博學鴻詞科者也陸淸獻公邵參議嗣堯彭巡撫鵬公爲吏部時所薦以洊至大官爲名臣者也下至胥門幾陂閒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蓋公生平汲汲於

以人事君其所薦引非有鄉里姻戚年家故舊之私非有竿牘苞苴揣摩迎合之弊蓋謀國之忠知人之哲如合肥前相國者則誠不負

聖明矣

梅村集太倉十子詩序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雅道澌滅吾黨出相牽追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十子爲周肇子俶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忭懌民王曜升次谷顧湄伊人王攄虹友自子俶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

爲兩王子孫

國初詩人崔不雕漁洋房考門人也居太倉之直塘性孤潔寡合與梅村祭酒目爲直塘一崔居易錄稱崔華詩清峭出塵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醉人目爲崔黃葉又歷城王進士苹能詩嘗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云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漁洋亦目之爲王黃葉考自來謝胡蝶鄭鷓鴣袁白燕鮑夕陽紅杏尚書三影郎中之類多以詩詞斷句驟博高名即漁洋賦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一詞亦有王桐花之號然文人標榜數見不鮮風

雅如漁洋柳何未脫臼窠乎

吾邑陳莘學先生汝咸隨父講學證人社中專力於愼獨之旨黎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游朱門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按國朝先正事略稱汝咸會試第一誤是科會元乃張瑗座主李文貞方以講學招來後進或邀之往先生謝不與散館改知縣宰漳浦十三年循績惠政不可殫紀調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收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環跪街巷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間道從北門逸去民追思不已即於

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先生像瞻拜月湖吾邑城中湖世稱月湖先生也在南靖善治盜任未期月犬不吠夜頌聲大作內召由主事擢御史疏言閩海掛號之弊

聖祖嘉納賞賚食物時海賊陳尚義乞降先生自請入海撫之陛辭

溫諭曰汝乃近御之臣風濤不測不必親下海後隨行之千總果遇颶風事竣復命

聖祖又諭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五十二年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先生出入紅苗界默籌久遠之策猺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先生爲竹枝

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明年陝西甘屬報荒復
奉使出撫臨行
聖祖諭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蓯蓉士蔓朕亦嘗
之頗美可啖也先生頓首謝入境見野有餓莩卽不復
御酒肉撫慰饑民步行一日踰九嶺至平涼發貯穀并
移鎭原倉米賑之以勞卒於固原地方有司檢視其囊
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計聞
聖祖惘悼連稱好官可惜先生官不過理少而當時
主眷之隆已駸駸以重臣相待蓋閫中作令之政聲早
達

聰聽也

康熙間吾鄉前輩有聲臺垣者二人而均出吾宗一理少一則非園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詞曹即不受外僚書怕之敬入臺尤持風紀嘗疏請裁屯衛須禮書除南城大猾鄧二皆

允行時疆臣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撫張汧大學士明珠所私也恃勢貪暴廷臣不敢糾先生具疏劾汧且請罪其保舉之人奏入

上語之曰滿朝爲所賄屬爾小御史乃爾敢言翌日面

諭九卿即與內陞四品卿按蔣學鏞樗庵存稿謂原保大僚十餘人因之降黜新修

鄞縣志從之非事實也康熙二十七年明珠革職上諭尙以保舉張汧官員未經議罪責塞楞額之庇護見明珠傳先生益感激思報稱一日於朝房値明珠延坐進茗飲之歸寓暴卒按明珠延坐一事見萊州府志郭琇傳在明相黷貨攬權勢居騎虎固不避妨賢害正之醜聲惜濟濟盈廷無一人爲之舉發者而先生之方剛見憚峭直寡援益見矣

秀水朱氏曝書亭久廢爲桑田南北垞種桑皆滿亭址無片甓存獨嚴藕漁太史所書匾無恙而荷鋤犯此地者其人輒病或竹垞先生魂魄猶戀此土耶嘉慶閒阮儀徵視學按臨醵貲重建

甘泉江鄭堂藩淹貫經史傅通羣書旁及九流二氏之學無不綜覽詩古文豪邁雄俊才氣無雙嘗作河賦以匹郭景純木元虛江海二作受業惠氏弟子余仲林盡得其傳諸經多有發明其爲人則權奇倜儻能走馬奪槊狂歌豪飲好游好客至貧其家儒林文苑游俠三傳合後世難於位置

蕭山毛西河德淸胡朏明所著書初時鮮過問者自阮文達來督浙學爲作序推重之坊間遂多流傳時蘇州書賈語人許氏說文販脫皆向浙江去矣文達聞之謂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

前筆紀謝金圃少宰之禮下汪容甫歎爲今人所難頃見焦里堂撰少宰遺事一篇言乾隆丁酉值選拔歲所拔如汪容甫中顧文子九苞陳理堂燮程中之贊和郭職民均江秋史德量劉又徐玉麟宋肖端綿初皆一時通經能文之士時謗容甫者甚多少宰違衆論特拔之容甫恐聞礮每來謁則戒司礮者俟其行遠而後發聲又嘗薦容甫於鹺使者容甫偶不合艴然去少宰爲之謝罪云云一片熱腸愛才如命爰補錄之以告居大位者康祺獨怪容甫受少宰曠代之知復得儀徵相國鎮洋制府送抱推襟懇懇以國士相期待乃其集中如自

序弔黃祖弔馬湘蘭頌狐父之盜諸篇憤鬱牢騷幾若失職辱身舉世欲殺塊然無一人可伍者不知世有容甫之學之才并無容甫當日之遇荒山破屋頭白無聞其斫地問天又當如何也

吳薗次以順治九年拔貢生授中書舍人夙負才望尤以詞曲名奉

詔譜楊繼盛傳奇譜成稱

旨仰以楊繼盛之官官之時以爲奇榮雅遇薗次有人署拜椒山楊先生祠時奉

命譜椒山傳奇詩或曰今崑曲有鳴鳳記院本演椒山

劾嚴嵩事殆即薗次所撰進後遂徧傳教坊也第考黎
洲先生太夫人嘗有壽日見傎鳴鳳記因之慟哭一事
見黎洲子百家跋子劉子所作壽序後是鳴鳳記明末
已行薗次所撰當別一本試詮之識曲者
承平將帥專尚騎射段提督秀林官古北口時扈從熱
河
高宗召見問爾年逾七十尚能射否對曰騎射武臣職
也臣雖老尚能跨鞍彎弧爲將士先一日
上在宮門懸鵠命秀林射秀林一發中侯心
上甚喜

賜穿黃褂

泰州陳諭德厚耀與梅文穆公同直

內廷蒙

聖祖指授算法已詳一筆矣當文穆初入見

上嘗語之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

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尚將就正於彼矣諭德侍從多

年蒙

賜書籍文具錦綺瓜果之類尚爲近臣所恆有其

頒賜儀器疇人家詫爲未見一日又

賜熱河光木供之几案光皎如月

論曰以助汝餉稽布算之勤也諭德有奉
敕賦夜亮木詩懿戚勳舊咸羨其遇
常州王君應辰以嘉慶辛酉進士選四川新繁縣知縣
到官頗得士民心而縣素號僥邑君絕苞苴之私不能
飾廚傳稱過客故上游及同列皆不憙戊辰冬舉計典
有日者素識君而往來於藩司之門自省中遺君書云
方伯將以計典黜君矣得金若干乃可免緘其書以方
伯印封發之君得書笑曰鬼蜮乃敢白晝見藏其書而
以其事白制府制府以爲脇持也怒以才力不及填計
典入奏立委員攝印署理委員至君拒不見委員謀於

庭君乃出索其委牌而委員以制府促督不及待司文無以應君笑曰此亦可詐耶呼騶械之委員恐馳去訴制府謂某敢抗制府命且辱之制府大怒命中軍提兵隨成都府知府往捕圍其署大索獲日者所致書毀之捆君歸於省置諸獄以抗不交印奏劾且不測於是四川諸州縣大譁騰謗書徧於道路頃之聞於

朝御史或摭以入告奉

旨查辦然後出君於獄放之歸而以病風覆奏焉以飲食饋贈之微釀成如許大案固知仕途之險叵然世有詒事上官厚結寮佐下至胥徒臧獲之輩靡不各饜其

私覬彌縫於纖瑣而事出意外終亦罷去或反以虧敗累身家者又當如何而後可曰事上以敬不淩不挫交友以誠不驕不惰禮無不及情無太過無脂韋以徼福無矯激以買禍升沈得失天焉者司之而何預於我

興縣康光祿紹鏞值軍機時勤於趨職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爲急大樞董文恭戴文端盧文肅諸公咸倚如左右手嘉慶十八年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響應公方隨扈即以各省應行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多寡作一小冊以自隨會

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即以其冊進

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遂擢鴻臚卿歷封疆於此兆
矣按此舉頗足爲士大夫法我輩既讀書筮仕郎官非
樞密時非軍務凡海內人才中邊地勢及水陸兵額多
寡彊弱之數孰不當隨處留心與
甘泉鍾明經懷文選樓所刻攷厓考古錄其所著也誼
述通慧制行動中禮法嘉慶甲子督學劉文淸公舉爲
優貢生君入謁抑抑若不自勝自謂譽咎殊多不稱此
目家庭朋友閒言屢及之嗚呼
朝廷設科取士儻與其選者盡如君之顧名思義也科
月洵足重矣

劉文淸按部揚州江都焦孝廉循時年十七應童子試取入學覆試日公問詩中用馧曆字者誰也孝廉起應之問二字何所本以文藪桃花賦對日述其音義公喜曰學經乎孝廉對曰未也公曰不學經何以足用爾盍以學賦者學經明日復謁公復呼孝廉至前曰識之不學經無以爲生員也孝廉歸乃屏他學而學經卒成經師孝廉嘗作感大人賦以識知己之恩今冠雕菰樓集首康祺年十七爲秀才長沙周侍郎亦於衆中謬加褒賞謂他日當以文章名贈以書籍箋筆及京師佩用之物越二年京江張文貞公繼公視學歲科九試每出入

場屋必召至案前諄諄以名世壽世相勖今年將四十羈紲冷官學問無成修名不立以覥孝廉五經紛綸之迹盈笥不負文情之知遇者辟諸草木區以別矣回首師門慚惶無地

本朝漢臣以佐雜至大官者雍正閒之李衛田文鏡嘉慶閒之李世傑最有聲望乾隆朝揚州楊公景素以一縣丞洊躋開府總督兩廣浙閩直隸亦未易才也初投效直隸河工以精敏爲河道忌嫉將笞之公躍馬馳去投河帥愬曰景素功臣後（按敏壯公捷爲公曾祖）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遂洊保至大用巡臺灣値漢

民與熟番搆釁生番亦乘閒焚殺漢民公案界掘深溝築土牛以爲之限請分熟番薙髮留辮以別於生番永杜假冒官直隸布政司時山東賊王倫方煽變公奉

命防河西賊衆兵寡撫回人子弟而用之得二千人勇氣百倍剿捕堵禦以底於平其他歷官政蹟亦多可述者蓋科第中人按格推排歲擢年遷或以庸庸據高位若起家雜流忽膺

異眷無問其治術之醇疵進身之邪正而其人必有出衆之幹局無疑義也

嘉慶閒平閩浙海盜李壯烈伯實爲首功太平參將李

成隆亦有勞焉龍王堂松門之役成隆婦新產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立率師往勦安南夷匪及鳳尾幫盜皆以此舉就禽時亦稱成隆小李將軍

燕下鄉脞錄卷十六終